



張壽臣口述 何 迅整理

笑話選集第二集

吃西瓜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笑話選集

第二集

(吃西瓜)

張 春 臣 口 述
何 迟 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共包括五段單口相声。

“吃西瓜”揭露了唯利是圖的商人的欺騙行为。“庸医”諷刺了那些不懂装懂以騙錢為生的庸医們。“三痲婿”是諷刺旧社会霸娶人家女兒的有錢人和狡猾的媒婆。“楊林標”是嘲笑旧社会的虛偽的朋友交情。“讀祭文”是嘲笑那些認字馬虎的人和不認字偏擺大知識分子派头的虛偽的人。

这些段子都有一定教育意义，并且使人听了讀了都会發笑。

笑 話 选 集

第 二 集

(吃 西 瓜)

張 寿 臣 口 述

何 迟 主編整理

張 奇 堤 速 記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總州道六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5/16 字數 29,000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0,120

統一書號 T10072·128

定 价 (7) 0.14 元

編輯例言

一、本選集從相聲家張壽臣先生等人所表演的單口相聲中，選擇其為群眾歡迎的優秀節目，紀錄整理後分集陸續出版，以供各地相聲演員參考和讀者們閱讀；並作為供給喜劇和相聲研究者的研究資料。

二、本選集中所收集的，多是目前比較流行的段子，但也有目前雖不很流行，而確有研究價值的段子。

三、凡選入的段子，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改寫和整理。

四、編者和整理者雖然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部分口頭創作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有許多不夠妥善或錯誤之處，希各地相聲工作者、專家、讀者能給以指正。

目 錄

吃西瓜.....	1
三癩婿.....	11
庸医.....	18
楊林标.....	23
讀祭文.....	34

“吃西瓜”前記

这个段子諷刺了从前騙人的小商人。

的确，相声中所描寫的許多值得諷刺的人物，在今天是少了，但这种應該諷刺的事情，有时候改头換面地还会出现。

要想克服人們思想中的剝削階級影响和社会上不良的風俗習慣，的确是一个長期的、复雜的斗争。要想一鬆脚就踩出一口井來，那是办不到的。

吃西瓜

不易，哪行也不易！就拿我們說相声的說呀，倆人好办，一个裝傻，一个裝机灵，倆人哪背道而馳，說着說着您就乐啦！实在不成啊倆人來了裝不認得，这个問那个：

“貴姓啊？”

那位說：

“不敢，賤姓什么。”

“您才來呀？”

“我來了会兒啦。”

“我怎么不認得您呀？”

“沒人給介紹。”

这是倆人。一个人不成，一个人我自己問我自己：

“我貴姓啊？我不敢，我賤姓張。我早來啦？我來了半天啦。我怎么不認得我啦？”

这我怎么活來着！我要不認得我，回头我怎么家去！这个呀一个人就得慢慢地說。还有一样啊，出我們的口，得入您的耳，难！站在这兒呀要紧的是人緣兒，沒人緣兒不成，往外一站八个字口語，完啦！哪八个字呀？“头腦个别，面目可憎”，人越瞧越噁心，一点兒爱人肉兒都沒長，長点兒爱人肉兒長脚心上啦，管什么哪，誰瞧見啦？不易呀！

說作生意难哪，做生意怎么难哪？他得变着方兒賺人家錢，难哪。

拿鮮貨行說，这行呀就难，正叫“鮮貨”呀，也可以叫“險貨”。怎么？賺錢哪也是它，賠了錢也是它。好比說吧，鮮貨，越大果局子越賺錢，越擺小攤兒的越不容易。旧社会那陣兒送禮的多，坐着汽車，帶着底下人，打这兒一过就站住啦：“約多少多少斤蘋果，約多少多少斤蜜柑。”这个那个的这么一要，連价兒都不問。他外头擺着的这个呀全是好的，約的时節呀，分量小点兒那位也不爭競。猴頂灯。什么叫猴頂灯？上头是好的，破的、爛的攔底下啦！給那头兒送禮，那头兒收禮不能当时就吃呀，絕不能当着朋友就吃呀！再說收禮的人比送禮的派头兒还大呀，就攔一边兒啦。过些日子爛啦，不說这东西原先就爛啦，說它呀攔日子多，攔爛啦！其实打根本就是爛的！那个能賺錢。街面兒上擺攤兒的那个小販，坐汽車的人不上他那兒買去，他这价錢哪買來的貴。大果局子是整筐買來的，他買的賤。擺攤兒的沒那么大本錢，得打他們手里買，这头層利讓他們賺了去啦。这一擺攤兒，好比賣蘋果吧，这兒擺着，走道兒的吃不起的不吃，連瞧都不瞧。这位呀吃得起，拿起來呀先掂掂：“这蘋果不老磁实的！”这位一掂那位一攔哪，这蘋果一会兒就黑呀，黑了还怎么賣呀？一說价錢，“嚇！那么貴！”往攤兒上一扔，摔着的地方一个大坑，他走啦！这賣东西的能把他叫回來嗎？“你回來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攔了半天，

你給摔个大坑!”淨麻煩。可他也能變着法兒賺錢，一帶生意口就賺錢啦！

賣棗兒，賣葡萄，剛下來的時節呀他吆喝甜的，他老說好的，其實這葡萄哇是酸的！棗兒哇是抄棗兒！他一吆喝就這個，在我們北京啊：

“甜葡萄哇，嘎嘎棗兒哇，吃棗兒吧，又賤又甜！”

甜葡萄，你買去，不甜哪也得算着！剛下來呀，它不甜哪！他要說實話哪！說實話，就賣不出去啦！

“酸葡萄來，抄羅棗兒來，買棗兒來，連吃帶吹！”

里头淨虫兒，誰吃？！他得把它誇好了！生意口嘛！

最難是賣柿子的，乍下來好賣，乍下來嘮焦酥脆甘口兒甜，柿子不是澀的嗎，為什麼才下來倒甜哪？是啊，這種柿子它澀呀，吃一口就張不開嘴，嘴就木啦，拉不開舌頭，怎麼辦哪？怎麼就甜啦？他在柿子店哪拿開水過了一回，可不是攪鍋里煮，攪鍋里煮就爛糊啦，把柿子擺在大缸里，缸底呀有窟窿，有竹子篩子，缸蓋兒呀是這麼厚的毡子，弄開水呀往缸里這麼一澆，倒到里头一蓋蓋兒，底下有篩子，水打底下流出來啦，拿熱氣一悶，頂到晚上啊把柿子拿出來，攪炕席上這麼一擺，當院這麼一晾，拿露水這麼一打，明兒早晨哪柿子上這麼一層白霜，吃嘴里嘮焦酥脆甘口兒甜，那個澀勁兒沒啦；就在八月節前後，柿子最好吃。就怕什麼月份呀？九月，過霜降，要命啦！這柿子熟哇，是打里头往外熟，外皮兒呀還澀，要拿開水一冒哇，外皮兒倒不澀啦，里边兒饅啦！吃了拉稀。不見開水它是澀的，賣不了。賣這種柿子帶生意口的能賣。要不帶生意口的他是這麼吆喝：

“不澀來，澀啦白吃來！”

這是規矩的賣柿子的。要遇上那號竟想賺錢的哪，他就不這麼吆喝啦，他吆喝價錢，不吆喝別的。

“一毛啦，八分啦，这边兒一毛，这边兒八分啦！”

來一位吃柿子的：

“怎么賣呀？”

“大个兒一毛，小个兒八分。”

拿起來先問：

“澀不澀？”

賣柿子怎么說？說：“這澀！”說澀人家走啦，不吃，有錢不吃澀的！說：“不澀。”不澀人家咬一口，澀，說瞎話冤人不成。這位問澀不澀，要不怎么叫生意口哪，一問：“澀不澀？”

“先生，您嘗，您嘗！”

听這話了沒有？你問他澀不澀，他任什麼沒說，他讓你嘗，他不負責任，“您嘗。”這位也听话，拿起來就咬！

“嚇！澀呀！澀呀！”

“是，先生，是這麼的，現在過霜降啦，里边不澀啦，您把皮兒啃去，吃瓢兒，瓢兒不澀。”

這位也听话，一啃皮兒，把皮兒全啃了去啦，再試瓢兒，試也試不出來啦，因為什麼？舌头全木啦！拿起又一咬：

“里边兒也澀呀！你給換吧！”

“先生，是這麼的，我們一个小買賣，這一个柿子賣您一毛，八分多錢的本兒，您啃去半拉，再賣賣給誰呀！”

這位一听：“對呀！”把柿子扔啦，給一毛錢。堵心哪！

“我哪兒也不去，反正我也沒事，我跟你鯽啦！”

到接壁兒雜貨鋪買把刮舌头。

“哪兒擺我哪兒刮舌头！”

這兒是柿子挑兒哇，他在这兒刮舌头。來一位呀吃柿子，一瞧刮舌头，躲開啦！又來一位呀，倒楣，沒瞧見刮舌头的，淨瞧見柿子啦，拿起一个一問：

“怎么賣？”

“这个一毛，这个八分。”

“澀不澀？”

他不說你嘗啦，一說你嘗，那个人就說啦：“別嘗啊，我可上当啦！”

他往那兒指：

“你問問，那兒有吃主兒。”

他往那兒支。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拿起來就問：

“先生，澀不澀？”

这人憋了一腦門子官司，刮的喘不上氣兒來。

“啊？不澀？”

一說不澀，咬一口，咬一口澀，他跟他嚷嚷上啦：

“哎，你不是說不澀嗎？”

“不澀我刮舌头！”

這就是生意。

還有一行，這行是什麼行道兒哪？賣西瓜的。寫的是三分、五分，您要問價兒，吃哪塊哪塊五分，您得問完了到底哪種三分哪種五分，問完了再吃，要是不問，您是吃哪塊哪塊五分！這種事可實在有。我上過這個當！賣西瓜的跟賣西瓜的不一樣，規矩主兒賣的着吃，可您瞧着塊兒小，我告訴您哪，瞧着塊兒小可塊兒大，您瞧着塊兒大那個可塊兒小，同是一個西瓜，到規矩主兒手里切出來能跟奸商差二十塊西瓜。小塊兒顯着塊兒大的還是先賣完，那個大塊兒顯着塊兒小的得剩下。那位說：“那怎麼講哪？”奸商賣西瓜呀他是齊着切，瓢兒高發薄，打老遠來你瞧是瞧一面兒，絕不能瞧八面兒呀！“嚇，這西瓜挺大塊兒！”拿起來就咬，要咬了一口，一瞧塊兒小，你也不好意思擱下啦。怎麼拿起來就小啦哪？他立着瞧啦，瞧八面兒啦，不就小啦！至少你得吃一

塊呀，一吃好吃，你把那上当就忘啦，就許連着吃好几塊。規矩主兒切西瓜，船形，當間兒寬兩頭兒尖，那個西瓜着吃。那麼他不會按人家那麼切嗎？那麼切它站不住哇，他往那兒一攔，“叭唧”，躺下啦！再一立，西瓜瓢兒全掉啦！淨剩西瓜皮。奸商切西瓜有技術，憑這技術騙人，吃東西上当不上當就在這兒。還有一樣兒：奸商能賣生西瓜。一刀下去，夾刀，一夾刀准是生的，切出來也沒入吃，怎麼辦？這底下沒切透哇，起出刀來倆半拉連着，攔桌子底下啦！切好的賣，這個先不切。切好的可是切好的，可最好的那種脆沙瓢兒啊且不切哪，往當間兒那麼一擺，拿那個作幌子，号召。你听他吆喝，這麼吆喝，到我們北京啊，一分錢他吆喝“一個大”，他吆喝“倆大”呀是兩分錢，“五個大”呀是五分錢，吆喝這個“大”，他不吆喝幾分錢。一吆喝這個味兒：

“斗大的西瓜切成船大的塊兒來，兩個大來，白冰糖的味兒！”

白冰糖！白天淨賣好的，頂到晚上啦，就把這個生葫蘆頭兒的拿出來啦，拿出來，他把它切四分之一，不全切，往案子上四個犄角兒一擺，有紅瓢兒啊白瓢兒啊襯着這個。有種西瓜叫三白，這路生西瓜就有兩白。那位說：“怎麼兩白呀？”三白是白子兒、白瓢兒、白皮兒，他這個呀是白子兒、白瓢兒、黑皮兒！還沒有菜瓜好吃哪，吃了就拉稀，酸的！那麼誰瞧不出來它是生西瓜——兩白呀，白子兒、白瓢兒賣不出去呀！別忘啦，他騙人哪，電燈上啊弄個紅燈泡，沒有紅燈泡哇他糊點兒紅紙，拿這紅紙一照，這西瓜全是粉紅瓢兒，專蒙近視眼，近視眼上這個當！

我有个大爺是近視眼，吃完了飯，打家里出來遛達，夏景天，穿着小衣裳，穿雙拖鞋，拿把團扇兒，上街兜風。

“天可真熱啊，哎呀，嚇！”

一听那兒吆喝：

“白冰糖的味兒來……”

“西瓜。”

走過來，

“個兒不小啊！”

一伸手就拿起這麼一塊來，生的。逢吃西瓜都找塊兒大的，這路西瓜它比別的塊兒大。拿起來呀他往燈頭那兒湊合。

“紅瓤兒。”

燈照的，離燈越近它越紅啊！

“怎麼賣呀？”

“兩個大來！”

拿起一塊一咬：

“嚇！吓，吓！掌櫃的，這怎麼酸的？”

賣西瓜怎麼說？說那是生的，生的麻煩啦，人家找地方跟你說去：“你賣西瓜賣生的，我們吃了拉稀！”滿打人家不跟你慪氣，給你三分錢不就完了嗎！可哪兒就等一位近視眼來哪，好容易來了個近視眼，能讓你走嗎！少說你得吃几塊，吃一塊不能讓你走！話跟的緊，要不怎麼是生意哪！

“哎喲，先生，這哪兒的事，您避屈呀，您避屈呀，您甭給錢，這是哪兒的事！這是我們那伙計耽誤事，剛才買賣忙，他一邊兒收錢哪一邊兒吃飯，我說：你先吃吧。他不价，他站在那兒一邊兒收錢哪一邊兒拌炸醬面，吃面他往里倒醋，一倒醋哇撒到西瓜上啦！西瓜撒上醋，它不就酸了嗎？您扔了吧，您扔了吧，您甭給錢！”

人是一口氣呀，立刻我大爺這氣就消了，攥着這生西瓜：

“完啦完啦，我沒聽說過，我今年差兩歲七十啦，沒聽說過醋泡西瓜！”

“哈哈，是是是，算我的！”

“算你的干什么，一个小買賣人，哪兒就賺出塊西瓜來啦，完啦，算我的！”

“您吃這邊兒的。”

往他這邊兒讓。我大爺打他這邊兒拿起一塊來，

“也是紅瓢兒！”

它跟那個是一個嗎，它不紅瓢兒！一咬：

“嚇！呸！”

一吐。

“我說，這個怎麼也是酸的？！”

“哎喲！您避屈，您避屈！您吃那犄角兒的。……怎麼也撒上醋啦！”

我大爺把西瓜扔啦，賭氣給四分錢走啦！一邊兒走，一邊兒罵。

回到家里睡不着，怎麼哪？越想越堵心：

“四分錢不要緊，他欺負我的眼神兒呀！你賣生西瓜告訴我撒醋！我不應當走哇，我應當找地方跟他說說去，拿那塊西瓜找好眼神兒的瞧瞧去，是撒了醋，是生的，明兒找他去！”

第二天下雨，連着下了四五天，這四五天雨呀，市上的西瓜少啦，一晴天哪，西瓜攤兒少啦。那位說：“怎麼啦？”北京啊跟咱們天津不一樣，北京啊連雨天，城外水挺深，西瓜車進不來。天津啊多咱也來西瓜，有船。北京全憑西瓜車，城外那麼深的水，“沒”車啦，那西瓜來得了嗎？來不了。果子市存着的西瓜漲行市；一個西瓜漲多少多少錢。規規矩矩賣西瓜的就不能賣啦，切不出來本兒來呀。他們這個哪還賣，賣可是賣呀，嚇，厲害呀！這西瓜怎麼切呀？這西瓜呀比往常大了一倍，大了一倍可是二分不成，四分也不成，不夠本兒。賣兩毛，兩毛一塊。那位說：“兩毛一塊說不下去呀！”討厭哪，缺德就缺在這兒啦，不說這是一塊

呀，要說兩毛一塊，誰給定的行市呀？他說“一牙兒”，您聽見了沒有？“一牙兒”。他拿這個把“一塊”呀就遮啦！一牙兒的這個呀，一塊切三小塊，連四塊都切不了，把這小塊兒的西瓜攔當間兒幾塊，四外淨大塊一牙兒的，這小的賣多兒錢哪？賣二分哪。干嘛又是小的又是大的？他吆喝哇不吆喝兩毛哇，他吆喝二分；吆喝二分哪，可是擺着兩毛的，當中間兒那幾塊您瞧不見。老遠一瞧，塊兒挺大，西瓜不錯，到跟前兒拿起來就咬。

“嘿，挺好！”

吃着這塊西瓜還瞧着哪塊西瓜好，打算再吃兩塊，一瞧當間兒那麼大的那個。

“掌櫃的，當間兒那個怎麼賣？”

“當間兒那個二分。”

“當間兒那個二分，那麼我這塊哪？”

“您那不是一塊，那是一牙兒，那是兩毛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我大爺去啦，近視眼。晚上出來吃虧呀，他白天出來。

“不行，跟他找地方說說去，生西瓜告訴撒上醋，我嚷一通兒，把桌子給他抖了，我們倆人找地方說理去！”

一聽那兒吆喝：

“白冰糖味兒！”

“是這兒，是這兒。哼，這麼大塊兒，怎麼賣？”

他也不理他，老吆喝：

“兩個大來！”

“嗯，這麼大塊兒二分，合不上價，生的吧！”

心說：

“咬一口要是生的，我跟他打架。”

拿一塊邊兒上的一咬。

“噫！”

吃着好吃，这气就消啦！吐吐子兒，把皮兒扔大筐里，又拿起一塊來，這塊吃了，又拿起一塊來。吃過五塊去呀這才心平氣和，冲這賣西瓜的。

“哈哈，真有你的，我今兒找你打架來啦，這，完啦！”

又拿起一塊來：

“生西瓜告訴我撒醋，真生意人，真惹不起！”

又拿起一塊來：

“賣點兒好的成啦，像話。那麼騙人哪發生不了！”

一咬：

“賣好的就得！”

他這一邊兒吃一邊兒聊天兒，賣西瓜的也不理他。我大爺，您到少吃呀，吃着好，吃了十八塊兒，十八塊兒西瓜皮兒往那兒一扔，拿手絹兒擦嘴。賣西瓜的明白，嚇，比誰都聰明，一瞧他擦嘴，那是不吃啦，你要容他把錢掏出來給你錢，“我吃十八塊呀，二分一塊，給你一塊錢，找錢。”這就麻煩啦，再說兩毛錢一塊不成啦，那就辦不了啦！他呀，不容你掏錢哪，他改，讓你這手拿錢拿不出來，你按二分一塊給呀，是你吃不起跟他找麻煩，他把這錯誤攔你這頭兒。這麼一吆喝：

“賽冰糖來！”

這兒一擦嘴：

“這當間兒的？”

“兩個大來，外頭一牙兒都是兩毛錢一塊啦！”

十八塊全是外頭的！

“三 癩 婿” 前 記

这个段子諷刺了企圖掩飾自己生理缺陷來騙娶人家女兒的有錢人，也諷刺了寄生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媒婆，这个媒婆不惜牺牲別人的幸福，來达到自己獲得金錢的目的，她用狡滑的詭計掩飾了三个癩子的生理缺陷。

整理时，作了不少文字上的修改和情節上的刪節。

三 癩 婿

說相声以說当先。你們这嘴能說呀？提不到，这“能說”倆字呀我可不敢說。为什么哪？有比我們还能說的！那个能說的是什么人哪？各行業都有，買賣人里头哇屬鞋鋪最能說！怎么哪？一進門兒買鞋，穿着合適給錢，他給您開發票，这用不着能說；什么时候用着能說呀？穿哪双鞋也不合適！連換了三回不是大就是小，換換这种式样，这位不要，要那种式样，挑了这尺寸不合適又換那尺寸，要不赶上这尺寸的鞋沒有啦！沒有怎么办哪？他要是这么說哪：

“您明兒來吧，現在这尺寸沒有啦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这位一出門兒他明兒不來，他上別处買去啦！鞋鋪一家換一家，哪兒買不着啊，非你这兒不可？所以他不这么說。怎么說哪？他变着法子非讓你把这双鞋拿走！說不合適，不合適也得拿着！褒貶是買主哇！你褒貶它絕對跑不出七样兒去，哪七样兒哪？大啦，小啦，肥啦，瘦啦，底兒薄，底兒厚，不好看，七样。你說哪

句，他拿哪句回答你，这位就把鞋拿走啦！拿走穿着不合適，明兒再換來，趕來換的工夫兒，他這尺寸的鞋也就有啦！要沒有呢，一等一個月也得等，換錢，換不了去啦！好比說吧：

“這個底呀厚！”

“您現在穿厚的最好，怎麼哪，走道哇不咯腳！”

說：

“底兒薄！”

“您穿着腳底下圖輕！”

“肥！”

“肥，您腳不受屈！”

“瘦！”

“瘦哇，您穿着俐落，跟腳。”

“小！”

“小哇，您穿兩天兒它就松啦！一松您穿着就合適啦！”

“大！”

“大，一着潮氣呀它回愴！”

“不好看！”

“噲！這是新樣子，最時興啦！”

怎麼的你也得把它拿走，這是鞋鋪，鞋鋪的人能說。

還有一行最能說，能說是最能說，可現在這行沒飯啦！哪行啊？就是說媒的媒婆兒。

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這句話耽誤人！婚姻大事父母說了算，媒人哪就兩片嘴，只要把父母說的心一動，這就能結婚。夫妻兩個人，這是一輩子的事，生同床，死同穴嘛！舊社會結婚的時節誰不認得誰，倆人脾氣誰也不知怎麼回事，隔山買老牛，好也這輩子，不好也這輩子！舊社會不能離婚，就得這麼着，一輩子算完啦！